

※ 读书文化

# 无接触时代,人的孤独不可避免?

张丰

德国记者伊丽莎白·冯·塔登的《自我决定的孤独》完成于2018年夏天,这是一本以“身体”为主题的,她的写作可谓及时,因为一年多之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她要讨论的主题变得更为重要:我们是否不可避免地踏上一条通往孤独之旅?

最近几年,相信有很多人都在思考身体与“距离”的关系。我们戴着口罩,防止病毒入侵;如果有人感染,大概率会被“隔离”。即便是在正常秩序中,我们也会感到困惑:人与人的距离,到底多远是合适的?《自我决定的孤独》讲述的就是这种“距离”的现代史。在作者看来,这段历史开始于1757年巴黎的一场酷刑,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也详细讲述了这个酷刑的场景。酷刑和暴力,是对人身体的摧残,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距离这时候是“负数”。

伊丽莎白·冯·塔登认为,人类进入现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认识到暴力和侵犯给人带来的恐怖,强调同情心和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在巴黎和伦敦,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现代城市开始强调人与人的距离感,并把这当成一种“进步”。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这样的过程:人们从乡村迁往城市,从大家庭变成小家庭。所谓“现代”,就是“大家庭”变成

个体的过程,不管是在法律还是居住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一条“身体解放”之路。我们会强调个体的感受,当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们习惯戴上耳机,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声音上“一个人”的环境。我们对他人感到警惕,在地铁上,女生可能会担心被偷拍;我有一个男性朋友则有相反的想法,他神经质地认为,有人在怀疑他偷拍,这让他不敢举起手机。

这可以理解成一个“重构空间”的过程,居住空间在变,人与人的“安全距离”也在发生变化。

如果把对安全的追求推到极致,就是独占一个房间。这成为一种流行的观念,伍尔夫就曾写过一本书,主张“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拥有独处空间,在当下已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活主张。比如,关于育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孩子什么时候开始独睡。房地产商最喜欢这样的叙事,他们会开发各种改善的户型。而在今天的大城市,一个人居住也越来越流行。

于是,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场景:一个人老了,随着亲人离世,他的房间越来越大。他只能求助于科技进步,找机器人来照顾他?但是,纯粹“无接触”的环境,真的能让人感到幸福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发达国家,“独自老去”正在成为

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如何让独居老人得到照料,则是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伊丽莎白·冯·塔登在书中有一个重要的主张:来自手指的接触和抚摸,对人的健康相当重要。科学家证明,儿童离开声音可以长大(会是聋哑人),离开视觉也可以长大(盲人),但是如果失去“触觉”,人根本无法发育,会很快死亡。人在母亲的子宫里就得到抚慰,而出生后最重要的其实是父母的“抚摸”,这不但给人最初的安全感,而且给人能量。

或许我们的方向错了: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信任和爱,而不是距离感。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悖论。人与人的接触会带来危险,酷刑、暴力乃至性骚扰,对人都是极大的伤害,于是我们相信“距离”是安全的保证。在通往现代的途中,我们围绕“距离”创造了复杂的社会和法律系统,来获得安全感。

我们确实部分得到了“安全”,但同时也得到了赠品,那就是“孤独”。我们的人生智慧,就是在“安全”和“孤独”中间不断评估,作出取舍。到了老年,人类迎来最孤独的时刻,却发现同时失去了安全,因为身体的衰老让人处于危险之中。最出色的照顾,是一大家家人住在一起,但是所有国家都在丢弃这一点,而且把这当成是“落后”。

真正的出路在何方?伊丽莎白·冯·塔登给出的答案是向婴儿学习:信任他人,拥抱“他者”,尽量和“他者”产生共鸣。

这当然有点乌托邦,因为人类已经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童年。“他者”会给我们带来危险,有时候是暴力侵害。但是,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他者”,我们终究无法确立自我。我们必须一边“疼痛”,一边尝试去信任。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最新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妥协社会:今日之痛》处理的也是同一个问题。他注意到,现代人的一个趋势是逃离痛苦。“现代”之前是暴力社会,统治建立在暴力上;到了现代,则是一种“规训社会”,统治者放弃肉体威胁,转而精神控制;而到了所谓“后现代”,则是一种“妥协社会”:权力让你感到快乐,并且以为被统治就是自由——想想吧,我们是多么开心地把自已交给了手机。

韩炳哲认为,“逃离痛苦”会催生出一团麻木,最终让人失去“人性”。这和伊丽莎白·冯·塔登的看法是一致的。疼痛让我们得以确信自己仍然活着。我最近就有真切的体会:有一阵子,我放弃了跑步,因为每次尝试跑步都会发现身体有各种疼痛。等我读完这两本书,尝试换一种方法对待疼痛,努力去寻找、感受和拥抱疼痛,于是我重新跑了起来。(据《中国青年报》)

“人生朝露,艺术千秋”,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流传千年,经久不衰。随着媒体形式的不断丰富,艺术作品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但无论形式与内容怎么演变,作家艺术家只有把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才能创作出真正能流传下去的精品佳作。

今年获得“白玉兰奖”的优秀影视作品《人世间》,一经播出即受到观众的好评。这部作品聚焦改革发展中的普通大众,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物的命运曲折。比如,深明大义、坚守原则的周秉义,敢爱敢恨、投身大山的周秉昆……这些角色的性格和经历在荧屏上跳动,又好像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托尔斯泰曾说过,“艺术不是一种技艺,它是真实情感的表白”。人民艺术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就必须从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角度出发,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真实表达人民群众的内心情感。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走进实践深处,走到人民中间,是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

随着科技的进步、传播手段的创新发展,文艺作品的形式也随之多样化、丰富化。许多文艺创作紧跟时代步伐,热情描绘火热生活,书写了中国人崭新的精神风貌。但是也有少数创作者盲目追求“流量”,忘记了创作初衷,忘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要义。

要改变这种情况,无疑要从内容创作的根源出发,找准创作主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着力刻画最美人物,真情讴歌奋斗人生。创作者要勇于融入人民、走入基层,切实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捕捉灵感、收集素材,也要敢于反映群众生活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作为受众,我们要多支持像《觉醒年代》《山海情》这类有民情、有深情、闪耀思想光辉的作品,要敢于批判抨击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引导不良价值观的“文艺垃圾”,助力形成一个真正能分享优秀艺术作品的生态,激发新时代文艺的力量。

## 文艺创作要扎根人民生活

郭在柱 司雪琴

### ※ 史林漫步

## 古诗词“出圈”自古就有

谭紫鑫

如今古诗词“出圈”已经是常态了,通过朗诵、演唱等方式,通过大众传播媒体,越来越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喜爱古诗词。6月26日晚,北京语言大学校内就掀起了一阵古诗词朗诵的“中国风”,由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教育电视台主办的中外学生王安石诗词唱诵对话大会在该校梧桐会堂举行,众多专家、学者、艺术家及中外学生,特别是来自70多个国家的近百位留学生齐聚一堂,以王安石诗词为主要内容,高质量呈现了一场多艺术形式表达的精美文化大餐,广泛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发展。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让国人,也会让更多外国人喜欢上古诗词,推动古诗词的进一步“出圈”。

其实在中国古代,诗词就常常“出圈”。先秦时期,“国风”这种民间诗歌形式就“出圈”,被文人、士大夫奉为经典,成为古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那以后,民间诗歌和

文人、士大夫圈子里的诗歌就经常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后来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文人中还出现了专门的写词人、写曲人、写剧人,比如柳永,“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可以说是火爆“出圈”了。

古诗词之所以自古就常“出圈”,既和其凝练的语言、丰富的意境有关,也和其朗朗上口、合辙押韵、易于传诵有关。从产生开始,古诗词就是以歌词的身份出现的,集中体现了汉语的音韵之美,而且在后世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也与音乐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吟诵方面,2008年,吟诵调(常州吟诵)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配乐演唱方面,戏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音乐集大成的一种艺术形式,古诗词当然也包含在其中,不少戏曲剧种的吟诵调就保留了古诗词的吟诵和演唱方法。这些吟诵或演唱都保留和遵循了古诗词的音韵美,声调清楚、平仄分明,反映了古诗词和音乐的关系。以古鉴今,应该可以推动古诗词更好“出圈”。

## 微书摘

知识只是信息而已,智慧却是洞察力。  
——刘瑜《送你一颗子弹》

伤心,是一种最堪咀嚼的滋味。如果不经过这份疼痛的经历,就不可能体会其他的欣喜。  
——三毛《随想》

好朋友不是通过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各自的道路上奔跑时遇见的。  
——刘同《向着光亮那方》

不论何种坏事,欲抓那作恶之人,得先去找出能从坏事中得利之人。  
——大仲马《基督山伯爵》

生如夏花,逝如冬雪。人生如此,何悔何怨。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7月28日,学生们在市文化中心看书、学习。暑假期间,市文化中心积极改善图书馆阅读空间的灯光、桌椅和免除噪音干扰等设施环境,吸引和满足学生们前来畅游书海、学习充电。

记者 柯玉栋 摄



### ※ 读书者说

## 在磨坊和炉窑之间造梦的人

——谈谈工人诗人刘映天的诗歌境界

张新元

1997年,在偏于金昌一隅的双湾镇古城村诞生了一个孩子,这是件非常寻常的小概率事件。但,刘映天的爸爸从磨坊里冲到镇卫生院的时候,他脸颊的热汗和面粉弥漫在脖颈上、衣襟上,乐不可支。

刘映天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农民、开一间磨坊的手工业者。他的母亲在地里种玉米、小麦和洋葱,没有一件好衣裳不沾满泥土。他70多岁的奶奶也能在地上给勤劳的儿媳当帮手。有的时候,刘映天和八九个工人兄弟站在炉窑休息台畔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父亲磨坊滚轮的旋转速度和十几亩田里的玉米长势,他甚至灵魂出窍陪他奶奶去后院看养的鸵鸟下了几枚蛋。

他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张老师,我们村道路两旁的杨树原来那么茂密,现在路边水泥封死了,树根吸不上水,都干死了。”从宁夏堡高岸子到双湾镇古城村一路上的30年树龄的杨树确实部分枯死了,这样的“大事”和刘映天这样的“小人物”有什么必然联系呢?刘映天说,每周我都从这条路回家,我觉得路两旁的杨树一天天枯死了,我这一路

没有伴儿了。

人猿揖别,人智渐开,七情渐生,面对生存的不易,生命的无常,叹天地不仁,哀生民多艰,确实成为千古不变的咏叹主题。我想刘映天的对事物的观察力来源于他的“悲天悯人”,这是一位诗人具备的心底的善根和禅机。

“我念家,到就业时自然选择了回来。”这是刘映天说的。说完后,他为磨坊里一身面粉、满脸汗珠的父亲写了一首诗:“谈及土地,你一定比我更热爱/那是关于祖辈们和你生存的故事/谈及磨房,您一定心存怀念/那里爷爷和您一样抚摸过无数斤粮食”(选自刘映天诗《父亲》)

回到金川工厂工作的刘映天不得安身立命。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他所处的“物境”:“我们每天都在一堆黑乎乎的精矿里/练习一朵花的盛开/我们每天都在千度高温的炉体旁,小心翼翼地活着/就像每一朵花的绽放/都相同地得到阳光的青睐/因为/我们也从每一粒精矿里/得到过相同地祝福”(选自刘映天诗《在戈壁上》)

善良,是一位诗人最有内涵的标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

人就是这样寻找精神慰藉的。他每次从古城村村口到金川区上班,母亲都要把他送到大路上,给他包里装满新鲜水果和各种时令蔬菜。所以,他的诗里包含的意境是温暖的、多维的、情深意切的。

他在诗里说:“一岁一枯荣/仍有虚度光阴的恐慌/空空荡荡像小丑一样活着/杯中酒色耗尽,剩下的只有揣进肚里的悲伤”(选自刘映天诗《岁末杂想》)。刘映天的一句“我念家”,让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我们的家在哪里?情归何处?

造境,最重要的手段是托物言志、借物喻人,这也是诗歌常用的表达方式。2020年,我组织金川集团公司文学协会的诗人到毛卜喇采风,刘映天兀自走在后面。他写下:“云染随风浮动,羊群悠然/太阳坐落山头,与大地亲和/甩开一身的疲倦/在草地上我们和羊群相遇时/一切都将是美好的兆头/在磨房里,亲和度/从记忆的头排一滴而出/此景似曾相识/雪白的面粉经过小麦的酝酿/作为眼睛最美的感官/年过古稀的老者/和每个日出都要打个照面/在一天的劳作中,守候沃土”(选自刘映天诗《毛卜喇笔记》)

他看见了毛卜喇天空中那永恒的“云朵”“羊群”,既绘景,又抒情,也写意。在那样的时间和空间交错中,他怎么又回到了爸爸的“磨坊”?这是刘映天运用意象手法和夸张的想象力,以短小的诗句展现出自然与人性的互动,蕴含着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启示,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景观。站在毛卜喇的薄暮时空里,他心心念念的事“雪白的面粉经过小麦的酝酿”,这就是“情愫”。

一首诗,一首现代诗,绝不是自诩为诗人就可以胡言乱语来展示自己是诗人的。有些所谓的诗,那就是说话,甚至是废话。移步换景,造境因境遇而改变。日复一日地工作,熟悉而陌生的工作环境,重复的劳动操作动作,而刘映天感觉是“新鲜的”。

“放下枪和把子的同时,也就放下了/对一粒精矿内心火焰的探索/在公寓楼,放下疲惫的身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更愿意把一粒精矿全部的黑暗/揽入怀中。我们/把火焰留在尘世间”(选自刘映天诗《在戈壁上》)

读刘映天的诗,感觉眼前就是一个青年在侃侃而谈,甚至能感觉他的呼吸,体悟充满生命气息对人性的关怀和启示。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则意味着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调,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音乐家希尼说“找到了一个音调的意思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情感诉诸自己的语言”,这里的音调就是语调,说的是同样的意思。

他轻轻地吟唱:“阳光落在地上/干干净净/照在任何一处/都像佛的慈”(选自刘映天诗《岁末杂想》)。

### ※ 新书推荐



《中国奇谭》绘本版 (全6册)

作者: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 bilibili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国漫作品《中国奇谭》的绘本版精选了6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奇故事,点亮童年记忆,扎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放飞孩子们的想象力。



《极北之地》

作者:[瑞士]埃里克·瓦克斯利 夏显华 许桦钰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这是一部有奇迹也有苦难、有英雄也有恶棍的冰雪与荒原的史诗,讲述了征服与侵略的历史。